





黃石公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編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于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祕誠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其人而不傳者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世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地之道未嘗不相為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序九



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嘗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子老聃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謀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

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侯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嗟夫遺糟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儵裴度等輩雖爲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足以知其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而有而無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



四者雖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黃石公素書

道家五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以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



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後世矣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鑒古明  
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  
廢處義而不回臨難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  
傑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捐惡所以穰禍省酒戒色所  
以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  
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不  
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忠篤行所以接人任才使能  
所以濟務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  
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  
無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  
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誠明莫明於體  
物潔莫潔於謹身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  
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



圖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反者惑以言取  
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  
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  
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亂  
私人之官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畧已而  
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以小過棄大功者損羣  
下外異者淪上下相違者毀上下相怠者無功上下相  
易者傾既用不任者踈行賞吝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

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  
舊惡而棄新功者凶惡舊念新者亡用人不得正者殆  
強用人者不蓄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決策於  
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彫戰士貧游士  
富者衰賄賂公行者昧聞善忽畧者不善記過不忘者  
暴所疑不可任所任不可疑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  
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  
生賞人不服者恨罰人不甘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  
者酷聽讒如美聞善如讐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  
有者殘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飢  
在惰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  
棄時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  
重遠臣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正友曲  
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  
樂得賢者養人厚賢士去召不歸國亡之先兆君行善  
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先歸邦  
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  
秃者大禽不棲林疎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  
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民先  
弊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  
來惡其跡者宜須避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  
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  
其神聖自然所鐘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  
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敵不可使分陣廉  
可使守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隨其才而用之同志相  
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



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  
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  
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釋已以教人者逆正已以化人  
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詳體而  
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黃石公素書

終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  
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  
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  
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  
能力學者也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  
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  
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  
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唐司馬承禎謹序



天隱子

道家六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  
 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  
 入也在於脩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汚遂我自然勿為  
 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  
 也風寒暑濕飢飽勞佚八者氣  
 之邪也去此邪  
 則仙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  
 上足之下開目盡見无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



神仙之謂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死為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學氣反為氣所病者有矣

###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炁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



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炁之物勿食此皆宜  
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  
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  
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裊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  
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  
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  
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  
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元陽之攻肌淫  
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  
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闔  
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暗太暗則  
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  
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  
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  
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  
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



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  
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  
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  
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  
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  
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  
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  
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无所照

### 神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言无信則不能解安處謂之閑解言无閑則不能解存  
想謂之慧解言无慧則不能解坐忘謂之定解言无定則不能解信定

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  
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辭云易窮則

變變則通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德經是也本一性而

言謂之真如釋氏法華楞伽入於真如歸於无爲圓覺

佛身有爲至於无爲佛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

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  
靜邪真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



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  
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天隱子終

後序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  
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閒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  
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歸根復命成性  
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  
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  
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  
之訣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  
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即行於外寐  
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



至日中午時先平卧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  
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  
身覺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  
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  
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  
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無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爲  
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  
丹田上脊脊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  
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下伸兩足  
端足俛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腰髖骨  
傍乃左右登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逆尾行  
七遍氣從脊脊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要  
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  
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  
至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  
纔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  
候此氣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  
倘三百六十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  
清和異於常時矣况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  
不難至矣唐司馬承禎撰



後序口訣終

著天隱子後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  
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  
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

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元為坐忘遺

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

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耳白邪紹

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卷之十

玄真子外篇

道家七

唐張志和撰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于天衢升  
井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  
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无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祗卑紫微之帝  
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祗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  
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  
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祗卑上騰神尊下



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无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俛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輳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烟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

中負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幃物尊五星交列宿繁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稜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洞无不通无内无外无西无東曠閭漭蕩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掛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遊



之卧而泐之泛然飄飄皆可停豁乎包乎母廓乎堅乎  
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  
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  
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  
升紫微數月不恭然天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  
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沈  
然有間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  
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之无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  
慤然其形團闔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

霄者儵遨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  
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謂玄然  
无造而化是謂真化之玄也之真也无玄而玄是謂真  
玄无真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无然乎其然一乎然然  
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玄  
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真玄无真乎其真一乎真然  
後觀乎玄真逸言曰真真乎玄玄乎真玄乎无真乎  
真真真乎无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也者  
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作有无立而  
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



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浮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太初大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明之衣戴朱光之冠服頽遊之履束赤聯之帶騃火虵之蛻蜺鼓紫鸞之縵縱轉渥丹之雙轂執染絳之六轡諏日卜時戒途祖道語明水之霽虹與貫天之緋霓曰造而化者非真化化而造者非玄造玄玄真真爲造化根造化何勲於碧虛碧虛何有於造化而獨擅主宰之名非彼貪功爲已即此假僞爲真吾將詬之虛冥以觀其名名之情四游隔越六虛迷冥于是東轅經諸無之國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君何爲者而屈於斯曰吾紅霞



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同空間之曰孰爲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主宰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光化可造朕之國无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乎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

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壁吾將爲子啟關紅霞子曰使吾有壁乘之資尚弗詬諸造化无假道于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負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詬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玄原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玄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烟霄車馬



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乏資身之用爲味俗之耻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至於自然西至於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空之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爲誰也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於玄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亡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玄原且吾之有道憂尚

敢見造化柰何夫子以俗耻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念茲玄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泅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迷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以游遨俟吾白圖之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赭然浮光沉影泝瀨沿波二童乘玄濤之騰澹泛六合之外儵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无極食渙然盈造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後謁乎化真顧而俛於寰中慙代俗之榮耻皆妄觀乎



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聽造化問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无亡无不亡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然曰无有其有者无亡其亡无不有其不有者无不亡其不亡放乎玄原之郊而无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自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揖造化與二童子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於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然荒廬念子寰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有无也吾豈見寰中之有无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无原乎无者觀其有奚以狀其然也容之爲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無窮異萬心之无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非夫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届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游太无觀造化之无矣

鸞鷲

鸞鷲氏自東方來後麇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鷲氏嚶若而鳴曰吾聞



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苦壞反颯乎加切呶乎加切喘乎氣噓者

啜者啐者歎者辛酸甜淡吮乎味睥者睨者辨者眄者

睢盱矐呼玄切眇呼作晟切察乎瞳曼者控者乾者擬者鏗

鏗鏘力宗切謹乎聰斯極已於是後麈氏趨竹交竹切然

而唬呼交古切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幹

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嶢峩乎山濤者波者

湓者渦者澎訇澶漫蕩乎水僞者魍者魍者魅者僊宰

魑灰乎切魄欬乎鬼斯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

斷自以為極然鸞鷲氏摩距厲吻以紫戲聞後麈氏奮

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鸞鷲氏

之說遠謂諸物則後麈氏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場勞

於聲戰雖扇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鷲於窮谷安能

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

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大而

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无若知之乎太寥曰以

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

至有不可以无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

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

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



至无内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颻于貴切然曰颯颯匹周切乎

之颯颯香幽切乎而颯颯乎之颯颯乎而扇鴻濛而么颯

力么切吠於交切嚶古苞切鼓呼勞切犛力刀切而悲咤呼出切颯

颯呼交切蹶石拔木蹙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

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没乎者逢扶邕切淳蒲忽切

涸於鄰切焜之翦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變隳隳

於甘於黠甚二切之震走感切霽徒對切乎者翳海吞山遏

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譟轟

轟乎轆轤忽犖犖乎虢虢衣謹切輪奔乎轂乎此欬電

熒烈缺砉呼覺切霆驚劈歷乎此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

猛獸唬怒彼碌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

乎此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

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頡頃相來切昊翼之聲邪乎且翻鼇

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燦烈然

曰烘乎炆他冬切乎之煥爛乎焉翕乎煜乎之煽炫乎焉

斲煖烏來切灼爍烜赫愈律切燂涸澤焦山熾日薰天其



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  
歟晶晶乎熒熒乎歟杲杲曈曈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  
金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  
崙乎之塊比磅礴之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境确劓音之  
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乎  
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竅胡萌切然曰乾乎圓乎之慤乎只  
穹乎崇乎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玄玄包水  
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宗六  
切然曰豁乎次乎之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漭浪乎哉  
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康苦郎切宵力蕩切包天裹地

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  
能風之飄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  
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  
飄日罷其耀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燦天靜其鳴  
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  
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遂相讓  
為无為之色相與成无為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  
焉乎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  
也如昔之為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  
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



慤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  
光默以湛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  
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不得乎得斯之  
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而未  
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  
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  
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  
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橐體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  
苗蠋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  
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業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

哂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  
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眩明之患怪乎物  
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遙也負垢哂乎篋軀曰子  
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  
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鼠首之患怪乎物亡  
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哂乎負垢曰子之  
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藁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  
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  
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  
之相哂也於是眩華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



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无羈轡誰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竒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死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觀乎吾之逍遙之

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曰鷦鷯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火么切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鈎望巨鷦之飛於是乎殼以



射焉一發而中鵜之咤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  
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設然  
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奮環趨觀之  
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  
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  
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脂肪之用九年而  
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  
舶防風奮神其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  
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  
者於是乎在也

###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  
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  
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  
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  
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能進行而  
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  
吾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群鷺之翔素車白馬兮  
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  
自謂靈神之至傲若无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



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  
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  
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  
有柰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  
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  
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訐吾之妄俾吾之  
慙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  
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  
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  
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寥乎螢之

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  
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  
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  
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无形  
而不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  
道之妙无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  
聞而疣見托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  
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僞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  
寰之內似神而无者六海波泝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  
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



爲雷心智滅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  
无吾之玄然吾之无也不无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  
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慙故友願陪无心之游聊  
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  
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  
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睽脩玄好也中  
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  
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  
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  
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

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大小稽夫  
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  
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夫以百  
尺之竿戴乎盤卧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  
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旁照而不正自此  
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  
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无以道爲有使觀君處  
忘臺而見无以道爲无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  
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  
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



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鈗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弭關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甌而

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儻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魍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无造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



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无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鬼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无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无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无之有而不有未有之无而不无斯有无之至也故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異乎時也若夫



无彼无有連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將來之  
有无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  
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  
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  
何君之好无恒俾吾之令无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  
空而无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 在鈎而曲在弦  
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  
內子之自无恒豈吾之獨无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  
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  
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  
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  
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  
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寂曰二默能二之默之一  
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二也有无一之  
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  
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无一无二无  
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真无矣夫能游乎  
真无之域者然後謁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无之



域謁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諡焉吾強爲之諡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語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諡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諡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玄真子終



